

譯者序

「西班牙吼而舉世震怒。」

——西班牙古謠——

提起了西班牙，不難聯想到她對文藝上的偉大貢獻。愛爾儒雷哥 (El Greco)、雷倍拉 (Ribera)、裴拉斯鳩 (Velazquez)、史達那斯 (Caravaggio)、露波多范嘉 (Lope de Vega) 和凱蘭得龍 (Calderon) 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天才。可是這唐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 漫遊的鬥牛之邦，從政治、宗教、經濟、工業各方面看來，却是一個古老的落後國家。西班牙的人民始終是處於狼狽窮苦的三大惡勢力——貴族、教會和大資產家——的壓迫之下，透不過氣來。在五世紀來，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博愛」的奮鬥過程中，終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演出了壯烈的內戰大惡劇。

要明瞭這震動全世界的西班牙內戰，我們得回顧到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運動——大悲劇的序幕。在全世界人類爭民主的浪潮中，西班牙人民於一九三一年不流血地推

嗣了他們那有五世紀歷史的君主專制政府。阿爾方索十三世 (Alfonso XIII) 遜位出
國在歌聲歡騰中桑瑪拉 (Zamora) 和亞山那 (Asana) 組織了空前的西班牙共和國
府。一時而大學教授、文藝專家、政論家和農工代表本著真正的民主精神，一齊踏上政治
舞台擔任要職。當時出席日內瓦的是瑪達里亞斯 (Salvador de Madariaga) 駐
英大使是阿耶拉 (Ramón Pérez de Ayala) 一個小說家派到德國去的是一個文學
學者亞拉桂斯勒 (Luis Aracustan) 派到智利去的是翻譯威爾斯的世界史大綱的
貝撒 (Ricardo Baeza) 派到羅馬去的是詩人阿萊蘭 (Gabriel Alamo) 他是智利
毫無實際政治經驗的理想主義者。又那裏是那老奸巨滑的反動的歐洲職業政治家
們的對手呢？

這新的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就根據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和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的精神制定憲法，規定西班牙為「勞動者的共和國」任何勞
動者都有參政的權利，剷除階級和教會的勢力，下令強迫施行普及教育，尊重女權。凡屆
成年之婦女皆有選舉權和准許離婚等條文。這是一個具有崇高理想的憲法，但是結果
並沒有施行。亞山那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容納反動者的自由行動，並不防備敵
人的中傷。他主張用進化的教育方法去改良社會制度。正和德國的威瑪共和國 (Weim-

西班牙共和國政府遭到相同的命運。

西班牙和俄國一般，如果要革命成功，非將整個的封建社會機構打碎不可。這新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並沒有看到這一層，牠祇表面地取消了貴族的頭銜而不根本剷除他們的潛勢力。那些美麗的什麼『美松公爵』『大樹伯爵』也者的名稱是一律被換爲『先生』『桑喬』了。可是這幕表面的『先生』們心裏却還是舊態，那貴族誠地和那些『下等人』講『自由平等博愛』一俟有機可乘就要蠢動。在條文上，他們的土地是收爲公有了，但是實際上，這羣失去了頭銜的貴族們仍把持着他們原有的產業。一九三三年，亞山那又通過沒收教會私產案，結果又是一紙空文。教會的潛勢力反而有增無減。不到兩年，教士們又操縱了全國的經濟。在這種反動勢力膨脹下，左翼各黨派不能團結一致，相反的却不斷地互相摩擦，暴動流血之事層出不窮。等到法西斯黨和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在摩洛哥（Morocco）舉起叛旗，政府方面，已到了絕境，倉卒應戰，可是已經太晚了。

內戰爆發，兩軍對峙，叛軍（The Rebel）的根據地是摩洛哥（Morocco），從那裏他們調動了那些戰爭慣戰的摩爾族（Moors）黑人，去衝鋒陷陣。他們不久就佔領了直布羅陀（Gibraltar）附近一帶的地方，和北部的幾座城市。政府軍則堅守着馬

德里 (Medina) 梵倫西亞 (Valencia) 和巴塞隆那 (Barcelona) 等幾個大城。在叛軍

的人物方面，份子相當複雜，裏面有天主教徒，保皇黨，失意軍人和法西斯黨。在南面指揮進攻的是法朗哥將軍，在北面的是摩拉將軍 (General Mola)。當時歐洲的法西斯國家公開地援助他們，飛機和戰士不斷地從德意運來助戰，所以叛軍的實力是極強的。

在共和政府那方面，主要的作戰人員就是人民。他們都是些沒有軍事常識的農民和工人，他們的器械和數目比較起來真是有天淵之別，所以指揮作戰的將領們都存了悲觀的失敗論心理，有許多投降主義者就此倒戈出賣共和政府。加之外援斷絕，抗戰前途更形暗淡，左派國家如蘇聯、法國等祇給與道德上的援助，蘇聯當然是驕長莫及，而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竟將邊境封鎖，不准任何接濟通過，西班牙共和政府代表雖屢次作索賠之異於里昂布魯姆 (Leon Blum) 之前，結果仍是一個不解除邊境封鎖。蓋法國不得英國合作，絕不敢擅動一步，而英國又惟恐引起國際戰爭，故極力反對援助。在『不干涉』(Non-Intervention) 政策之下，這偉大的西班牙人民的爭取『自由、平等、博愛』之奮鬥就此葬送了，而英法於今日却也自食其果。

漢明威的戰地鉅聲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是描寫西班牙人民爭取『民主』的血和淚，在書裏我們可以看到『人民陣線』方面，政治組織之不良，長期抗戰中

戰地筆記

人民的悲觀消極心理，和軍隊方面之不合作。雖然有一事人——一羣熱血的人們——堅持奮鬥到底，但終無濟於事。這真是一本「長使英雄淚沾襟」的好書，在漢明威的大刀闊斧筆調下，寫來尤為生動。而著者對西班牙語言運用的熟練，能使英文字句中自然流露出西班牙文之氣味，更屬難能可貴。譯者於翻譯時竭力保存原著風格，唯於過分冗長處略為刪去。自知譯筆拙笨，時間匆促，滑海遺珠，在所不免，尙希讀者指正。

謝慶堯 五月十一日

「沒有一個人是獨立，唯我獨尊的；每一個人都是大體的一分子，大海的一部分；倘若一隻土蜂被大海淹沒，歐洲便少了一部分，正像一座海岬或你友人或你自己的采地被淹沒一樣；任何人的死亡對我都是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部；所以不要疑問這鐘是爲誰打；它就爲你打。」

——John Donne

第一章

他匍伏在鋪滿了松針的樹林地上。他的雙臂支着下顎，聚精會神的向山坡下注視着。風颼颼的打在松樹頂上，發出了細波般的微響。他面前的山坡是十分的險峻，從他匍伏的地方，可以看到那彎曲的山道。道旁有一小溪，溪旁站着一所磨坊。那水閘間的流水，在夏日耀目的陽光下，反射出雪一般的光輝。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磨坊嗎？」他問那蹲在一旁的老人說。

「是的。」

「我倒記不清了。」

「這所磨坊是你走後才造的。你看見過的那所老磨坊還要下面些。」

他結束了他的影印軍用地圖仔細的研究。老人也湊過來觀看。他是一個生得頹而結實的老人。他穿了一件黑色村夫式襯衫和灰色的僵硬的褲子，腳上穿肥山的爛底鞋。因為剛負了兩個沉重的包件，發洩着氣。所以現在還喘着氣。

「如此說來從這裏我們看不到那座橋了。」青年說。

「對的，」老人答道，「這段山路還算平坦。下面是一條險峻的隘道——」
「啊，我記得了！」

「走過隘道，就是我們要去的那一座橋了。」

「告訴我，他們的哨兵駐紮在什麼地方？」

「下面的磨坊就是一個駐紮所，你看。」

這個研究地勢的青年，從他那件褪了色的黃法蘭絨襯衫裏取出了一個望遠鏡，他用手帕擦去鏡片上的汗漬，然後一面用手轉動着接目鏡，一面向磨坊那邊望去。忽然，那磨坊很清楚的呈現在他眼前。他看見磨坊門邊的木棧，小溪很平靜的流着。

「奇怪，那裏並沒有一個哨兵。」

「你看，磨坊的煙囪裏不正在冒着煙嗎？」老人說，「還有那邊隨風飄蕩的，不是晾在日光下的衣服嗎？」

「我看見的，但是我看不見一個哨兵。」

「他也許在樹蔭下乘涼呢。」老人解釋着說，「在炎日下太熱，他大約在我們目光所不及的那邊樹蔭下。」

「也許是的，第二個崗位在什麼地方呢？」

「第二個崗位在橋的下面。那地方所種是藥路人的茅舍，離此有五哩之遙。」

「那麼，這邊有多少人？」青年指着磨坊問老人道。

「大約有四個兵和一個伍長。」

「第二個駐紮所呢？」

「恐怕還要多些。請我等一會兒去看一下。」

「在橋的那邊有多少呢？」

「永遠是兩頭兩個步哨。」

「這樣看來，我們需要幾個幫手？」青年說。「你能找到幾個人呢？」

「你要多少就多少。」老人說。「我知道附近山裏有不少壯丁。」

「告訴我一個實在數目。到底有多少呢？」

「一百多吧。他們是分散散在小隊的。你究竟要多少人？」

「等我看見了那座橋後，會告訴你的。」

「你要不要現在就去？」

「不。我現在要先到隱藏這些炸藥的地方去。如果可能的話，我要將牠藏在一個最

安全的地方，但是不能離開那座橋太遠。」

「這很容易。」老人說，「我們再走一會兒就攀下山了。現在加緊趕上一程好嗎？」我忘了問你，你餓嗎？」

「我很餓。」青年答道，「但是等一會兒再吃也不要緊。呀！我忘記了你的名字，什麼？」

「安賽兒莫（Anselmo）。」老人說，「我叫安賽兒莫，我是從 Forno de Arilla 來的。現在讓我幫你將那些炸藥箱背上。趕路要緊。」

這青年的體格是長而瘦的，頭髮作淡黃色，那飽經風霜的面孔證明他是經過許多艱苦的。他穿著一件浸透了汗的褐色法國絨襯衫，足上也登著綢底爬山鞋，聽了老人的話他就用力磨擦雙腳背起。

「好，我已準備好了。」他對老人說，「我們怎樣走法？」

「我們得攀到頂上去不可。」安賽兒莫答道，「我們得攀到頂上去不可。」

背上重負他們一面流著汗，一面努力的向上生滿了松樹的山坡上攀登。山坡愈來愈險峻了，他們越過了一個小湖，到了峭壁。湖水從他們頂上的懸崖上流瀉下來，安賽兒莫先爬到那巖石的地方停下來等候那遲遲於後面的青年。

「這可以。」青年汗流浹背的喘着氣說。
「好，你在這裏等我，讓我先去警告他們一聲。不然，你背了這東西走過去，一定會吃一顆炸彈的。」

「你要叫我等候多少時候呢？」青年問。

「一會兒就行了。我忘了問你叫什麼？」

「羅勃遜（Roberts）」青年一面說着，一面將背上的炸藥箱放下。

「羅勃遜，你就在這裏等我吧。」

「好吧。不過我要問你，你是不是從這裏一直下山，到橋那邊去嗎？」

「不是，另有一條更而且易的道路，可以引我們到橋那邊去的。」

「但是記住，我不要將這炸藥放得離橋太遠。」青年緊急的說。

「不要緊，如果我指給你的地方，不能使你滿意，再換一個地方就是了。」

「就那樣吧。」

羅勃遜坐在炸藥箱旁邊，目送老人越過巖石去。他的真名字叫羅勃遜（Robert Jordan）。他現在懶極了。同時他也十分擔心。他時常遭受到飢餓的襲擊，但是他並不擔心。經驗告訴他在敵人後方行動並不是十分艱難危險的事。何況他又還自己生命於

度外呢？如果他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嚮導，在敵人後方工作就更便當。

這個安賽兒莫的確是一個好的嚮導，登山地尤為其特長。雖勃希登自己也是健步的一個，但是自從跟了這老人自早晨走到現在，叫他不得不承認安賽兒莫「老當益壯」的魄力。他信任這老人，不過他還沒有機會來試驗安賽兒莫的判斷力，可是這也不必擔憂。至於炸橋的事更是他做慣的，他炸毀過各式各樣的橋梁，在他的兩隻箱子裏放着充分的炸藥，足夠炸毀比這大兩倍以上的橋梁。他想起前天晚上高爾茲（Golz）將軍在「Reichthal」外的一所屋裏的樓上對他說的話了。

「單單炸毀這座橋並不算一回事，你明白嗎？」高爾茲用鉛筆點着一張大地圖對他說。高爾茲的創痕鬚鬚的禿頭在燈光下格外顯得有力。

「我明白的。」

「單將這座橋炸毀根本不算什麼，那簡直是失敗。」

「是，將軍同志。」

「你的使命是在指定的我軍進攻時間內將橋炸毀。如何按時實行，這個你當權宜處之了。」

高爾茲看看手中的鉛筆，用牠向自己的牙齒上輕輕的敲着。

羅勃喬登一個字也沒說。

「你明白這是要你見機行事的，」高爾茲接着說，兩眼炯炯的釘住他。他現在用他手中的鉛筆敲着地圖，「這是我應該做的，這也是我們做不到的。」

「爲什麼，將軍同志？」

「爲什麼？」高爾茲咆哮着說，「你已看見過多少次我軍的所謂進攻了，還要問爲什麼？我發出去的命令能保證不被更改嗎？什麼東西能保證這次進攻不被取消嗎？不被延期嗎？什麼東西能保證這次進攻能準時而行嗎？你看見過一次準時的進攻嗎？」

「如果你在你領導下的進攻，一定會按時而行的。」羅勃喬登說。

「領導進攻不過是空名義而已，」高爾茲說，「我計劃怎樣進攻，可是並不能指揮。砲兵隊並不是我的。我要什麼，他們永遠不給我。就是能給，他們也不來。這還是小事，你要明白這事民衆不用多說，永遠是不能聯合一致。永遠有人搗亂。你明白嗎？」

「這橋梁應該在什麼時候炸毀呢？」羅勃喬登問道。

「當進攻開始後你立刻將牠炸毀。目的在阻止敵人的援軍。」他用鉛筆指着地圖說，「我一定要確定任何東西都不能從那條路上過來。」

「那麼何時進攻呢？」

「我會告訴你的。但是你要注意，我給你的時間不過是一種預算，到時你得見機行事。一聽見我軍進攻，你立刻得將那橋樑炸毀。你懂嗎？」接着高爾茲指着地圖上的一條小道說：「這條要隘是敵人增援的唯一道路。祇有從這裏走，他們方能將重輦和馬車運送過來助戰。所以你要切記，當你一聽到我軍進攻的時候，趕緊將橋炸毀。如果炸早了，他們會修理的。我們不能讓他們有這條增援之路！我一定要毀滅牠。現在我告訴你，那橋邊祇有兩個哨兵，你將和一個老人同去。他剛從那邊來，你可信任他。他認得很多住在那邊山裏的人，你可以選幾個助手。這些我也不必多費了，你懂得的。」

「但是，我怎能知道我軍開始進攻呢？」

「屆時，我們的轟炸機先飛到敵陣轟炸。我想你不是傻子吧？」

「如此說來，當我一聽見轟炸的聲音，我立刻趕去毀滅那橋樑。」

「你不能永遠這樣辦。」高爾茲搖搖頭說：「但這次是我指揮進攻，你就這樣做吧。」

「我明白了。」羅勃森說：「但是我也不很喜歡這事。」

「我也不很喜歡。但是，如果你不情願擔任這項工作，你可立刻直說。如果你覺得你不能勝任，也可立即承認。」

「我決定去。」羅勃森說：「我能辦得到的。」

「好。」高爾茲說，「一切說起都不難，誰有西塞格。」

「我完全照辦。」

「總的你知道我是不喜歡叫人家做這種事情。」高爾茲接著說，「我不情願或爲你。我希望你瞭解一切的困難和這項工作的重要。」

「告訴我，如果我將那幅地圖炸毀，你又怎能進兵到 La Granja 呢？」

「這個容易，當我們佔據了那條道後，我們預備動手炸燬。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樁極複雜的事。這計劃是在馬德里製作的，又是那位歷次條圖失風的文薩路荷（Vicente Rojo）教授的設計之一。我甚至是指揮進攻的，可是軍隊是永遠不夠用的。不過這次我側很直爽，如果我們能將那幅圖炸毀，我軍一定勝利。Carrion 指日可下，你看地圖，我可指點給你，我們將攻打山嶺，乘他們不備，我們從這裏進去，你看這裏——」

「我想我還是不知道的。」高爾茲說。

「好吧。」高爾茲說，「但是切記一定要按時將圖炸毀，現在讓我們繼續吧。這是同志（西班牙會了工作日本在波蘭）Carrion 教授，他將圖寄給——（圖下）哈，你的名字，墨西哥牙語音叫起來很滑稽呢。這是同志。」

「黑西班牙語音，高爾茲聽叫做什麼將軍同志？」

「豪瑟(Hauser)——高爾基笑說：他的名字好像是個嘲諷的戲下詞呢。布齊亞重傷風味兒的鼻音。」Comrade Henry Kertze。他笑着說：「你頭頂是多麼高的名字。如果我早知道西映沙人叫謝爾茲的音調，我就不會隨意選一個名字了。現在要改也來不及了。告訴我你喜歡幹 Enthusiasm（俄語：以後方遊藝）工作嗎？」

「我很喜歡。」謝爾茲笑道：「在整天工作是有點疲憊的。」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也很喜歡你的那種工作。」高爾基說：「人家告訴我說，你炸毀橋梁的手段十分高強，十分科學化。這祇是傳說，我從未看見你表演過。你到底會不會？」他現在是那麼骨幹發笑了。一面他投一條西班牙白蘭地酒給謝爾茲：「告訴我，你究竟會炸橋不會？」

「有時會的。」

「這次你可不能把『有時』兩字加進來。讓我們現在不要再提及這座橋了。告訴我，在那邊你記得多少女郎？」

「根本沒有，你總覺得有時閒談無趣嗎？」

「你這種論調我可不能贊同。工作愈不平凡，生活也愈不平凡。你的工作並不平凡啊。嘿，你的頭髮太長了。你得去剪一次呢。」